

澎湃集



血潮叢書

第一種

澎湃集

血潮叢刊之一

血潮社編

1928

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出版

書 名 澎 湃 集

編 輯 血 潮 社

發 行 勵 羣 書 店

印 數 1 — 2 0 0 0

版權所有不許翻印

定 價 大 洋 八 角

外 埠 郵 費 加 一

澎湃集目次

小 說

戒指·····	香谷
矛盾·····	芳孤
勝利的微笑·····	一竹
孤獨·····	紹虞
如此生活的煩惱·····	自有

戲 劇

沒祖父的孫兒·····	梓藝
民匪·····	梓藝
紀念節·····	潔梅女士

詩 歌

追尋·····	凝秋
牢獄與生命·····	凝秋
小條條兒·····	凝秋
一片汪洋的血海·····	藻雪
後記·····	編者

戒指

香 谷

他現在全部的財產，只有左手無名指上帶着的戒指了！但是漂流失業的結果，迫着他不得不賣去他妻臨別時惟一的贈物！

他好像無感覺似地，一個人在車水馬龍的M街上走着。他穿了一件破舊的夏布長衫，光着頭晒在烈日底下，脚上一雙緞鞋，前半截已穿了兩個小洞，這些背霉的裝束，對於他的感覺完全不生關係，他的眼前雖然浮現了許多人形的騷動，但是沒有一樣能侵入他的意識，他正癡癡的向前走着，像

(1)

反射作用似的，選擇了自己要走的道路。目光平射到前面，前面只是一片無窮的渺茫，有時低下頭來，看看他左手的戒指，心頭更如巨濤般湧起一陣急劇的刺痛。

——妻呵！你怨我賣掉了你的愛情的證物！已竟被社會遺棄被人類攻擊的我，那裏有力量保存這金質的東西呢？……我誠然是負了你，但是誰逼迫着我來負你呢？誰將我陷落到負你的地位呢？要不是幾個窮朋友的幫助，我早已成了街頭的餓殍了！我那裏能忘記我們臨別那一夜的情景！我那裏能漠視了我們的愛情！但是——誰要讓這是貴重的黃金呢？誰要讓這是我們窮人不配保留黃金呢？妻呵！我不得不負你了！——

一陣深刻的悲痛，眼睛裏鬚髯將有淚珠流出來了，但是又如有一個沉重的石頭在心裏壓着，不讓眼淚有流出來的機會。他更明晰地刻苦地回憶起舊夢：

這是兩年前春初的一件事實了！在他要起程

到H埠K中學去教書的前一天的夜半裏，燈光恍惚的斗室，四壁靜悄悄的立着，偶爾聽見遠處燃放了一個兩個零星的爆仗，或者門外經過一陣陣大鑼大鼓鬧獅龍虎燈的聲音，漸漸的遠了，又復靜寂了。她哭腫了兩隻眼睛，幫着他檢點要帶去的衣服，一面偷偷地用手帕拭眼淚。她忽地捧着一件長衫不動了，淚珠滾滾地落在衣服上面；他轉過身擁抱着她的腰，她將頭伏在他的肩上啜泣了。他們都說不出什麼話來，只緊緊地擁抱着。這樣經過好久好久以後，他纔撫摩着她的頭髮低低喚着她的名字。

『晴雲！晴雲！』

『你真就這樣走了嗎！？』她哭着，神祕的問着：

『我們不久又可以見面了！』

『你騙我幹什麼呵！父親，哥哥老早就厭棄你，罵你不知道賺錢，你現在只能做一個中學教員，能滿足他們的慾望嗎？……………你肯不久就回來嗎？……………你不要騙我了！』她哭泣的說着：

『……………』他沒有話可以說了！

『你去吧！在社會上所受到的苦痛或者比家庭少些；你不要想念我，我自己會度過我自己的生活的。』她拭了拭眼淚比較激昂的說着。他長嘆了一聲，彼此又靜默了一會，她從手上取下她的戒指來；捉住他的左手，給他加在無名指上。

『你沒有錢的時候，可以當了牠救救急，再不然，便賣了也可以。』

他幽默地緊緊握着他的手，她的頭一低眼淚又流下來了！

在三個月以前，他還在H埠K中學做教員，他所以能到H埠，是因為他的朋友W君在那裏做校長的緣故，所以兩年間粉筆黑板的生活也就平平穩穩的過去，直等到第二年的冬末，W君辭職了，第三年春季，掌管教育的衙門裏，便另外委了一個人做校長，據說W君之所以辭職，實在是受了想謀這個位置的人的排擠的原故，他對於這件事也稍微知道一點，他本來想和W君聯袂而去的，但是因

爲飯碗問題，不得不在這裏苟延殘喘，但是他的心頭，因此而更加抑鬱牢騷了，口頭有時不免就流露出一種憤憤不平的意思，漸漸也就傳到新校長的耳朵裏，他表面雖不動聲色，暗地裏却已預籌下對付的方法。有一次學校忽然出了張禁止學生看過激思想書籍的佈告，在學生方面倒不覺得怎樣，——這種官樣文章究竟能禁止了誰呢？——他却又是滿肚子的憤氣了。在那天上課的時候，偶爾談到思想問題，他便向學生們大發議論說：

『思潮的發生，是沒有法子可以防止得住的，究其實也用不着防止，我們生在今日學說紛如，五花八門的社會裏，正應當旁徵博採，努力去研究。倘若不研究便說贊成，不研究便說反對，那就是無謂的盲從，毫無一點意識。現在辦教育的人多半不懂得這個道理，譬如拿今天的佈告說，禁止學生看過激思想的書籍，究竟什麼是過激思想呢？三民主義嗎？馬克斯主義嗎？若不先懂得牠們的內容，焉知道牠是過激不過激，真是無謂之極。……』

他正在高談闊論着，新校長忽然邁步走進課堂來，站在講台前面，很嚴肅的向學生們說了幾句話：

『今天的佈告，是受了教育廳的特別命令的，你們總得誠意的遵守，不要聽一般過激黨的煽惑！你們懂得這個意思嗎？』新校長目注着台下。

忽地學生裏面有一個人站起來舉手喊着！『我們要打倒過激黨！』接着便有好幾個『我們要打倒過激黨呵！』的聲音喊出。滿堂的秩序大亂了，他驚異呆立講台上，一句話也不說，他恍惚如入夢境，耳中只聽見沸嚷成一片。忽地學生裏有一個打抱不平的站起來罵：

『渾蛋！你們亂鬧些什麼？』秩序更加混亂了，課堂上立刻成了兩派的戰場。他麻木不靈的立在講台上，癡瞪着種種的活劇，……………到後來有兩個同事將他挽出去了。

他以爲新校長必定立刻要和他過不去，誰知深謀遠慮的新校長還是不動聲色。敷衍敷衍的又過了許多日子，他以爲可以沒有其他的事變了。誰

知道在這學期終了的時候，他忽然接到一封很客氣的解聘書，他如意中的，又似乎出乎意外的一驚，盤旋了許久，也說不出是悲涼是感慨，一會兒又想到W君的事，他又憤恨起來了，穿了衣服戴上帽子逕去找新校長。

新校長滿面春風的招呼他坐下，他氣憤憤地開口就問：

『王先生，我今天是特意來請教我解聘的事情，究竟是什麼原故！』

『很對不起，很對不起，本來以先生的大才，我是很樂意請先生在這兒教育人材的，無如因種種關係……』他狡猾的笑說。

『什麼叫做種種關係？我在這裏也兩年有餘了，什麼情形我不曉得……任何教員，是可以毫無理由，隨便解聘的麼？』他氣憤憤的質問。

『不是這個話，關於先生的事情，我並沒有什麼權力，實在是這一次校務會議議決照這樣辦的，並不是我個人的意見，其實我是很樂意先生留在

此地的。』

『校務會議！難道校務會議便可以無理由的解聘教員麼？』

『這句話請恕我沒有權力來負責答覆，先生若有什麼意見，請用書面質問校務委員會罷！』新校長一方面說着，一方面走進他的辦公室去了。

一席不得要領的談話，使他更加氣悶了，他憤憤地抓起帽子，大踏步走出門外，回到附近臨街小樓上他自己的寓所，一歪身倒在凌亂的床上，眼望望天花板，看看桌子上放的書籍，牆上掛的字畫，他發見什麼都有異樣了，突地有一個新奇的感覺在他腦中刺激了一下。

『我是個失業者了！』失業者！失業者是多麼難聽多麼恐怖的一個名詞呵！

——我現在究竟怎樣辦呢？那裏有相當的事情可以幹呢？……回家去罷？……不！現在是死也不回家的！那麼究竟到那裏去呢，找誰去呢？擺起教員架子的時候，還有幾個人是歡迎我的，現在的

時與勢是不同了。……不找人又怎樣辦？難道說不想法子混碗吃麼？……但是有力量的朋友有幾個？……要找就是找窮朋友，窮朋友或者還可以幫幫忙；有錢的朋友是不把你這種人放在眼裏的……——他想起年來的窘迫，舉起手來看看曾經進了兩次長生庫的戒指，他不禁悲嘆着說：

『戒指呵！你也要與我度同一的命運了！』他出神地看了一會，慢慢把她放在口邊輕輕的吻着。

領到了一些殘餘的欠薪，他就一直到C埠去找Y和P了，他希冀在C埠可以找到一件事情，但是失望了，不過他兩個窮朋友却沒有使他失望，他們在那窄狹的房子裏，特別讓出些地位來，給他安置了一個床舖，他就這樣潦倒頹唐的住下。光陰一天一天的過去，他還沒有一件職業可作，帶來的錢是早用完了，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，也都進了長生庫裏Y和P雖然竭力地給他幫忙，但是他們的力量畢竟有限呵！經過了兩三次以後，他自己不忍心這樣

帶累他的窮朋友。現在他所剩下惟一的寶貴財產，就只有這一個戒指了。

抑鬱潦倒的心情，一天一天增加了，他覺着他已完全絕望了……每日逐漸與死接近了，但是——眼前的吃飯問題又不能不解決。有什麼法子辦呢？

他幾次注視着他手上的戒指，心想：『質去牠吧？』但是同時又有一種恐怖的感覺，他想這次質去是不能再贖回來了！所以這個戒指一直到現在還在手上帶着。

Y 和 P 的狀況，這幾日格外不佳了，他們不過是在一家大百貨公司做小店員，每日忙碌到晚，還得不到幾個薪金，這次全體因為加薪問題罷了工了，資方却擺了一個堅壁清野的陣勢。Y 和 P 本來是生性和平的，他十分恐怖這當前的大危機，終日愁眉苦眼的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；他看見他倆愁苦的面孔，他便暗暗地痛恨他自己。不但沒有能力去幫助朋友，反要拖累他們，他痛罵他自己，咒他詛他自己，『我這將死的人何必拖累別人呢！這時候

他看看手上的戒指：

——我爲什麼這樣虛僞呢？我還能回家麼？我還能回家與她見面麼？我已是負了她了，何在於能不能保留這個戒指！你自己真忍心完全拖累別人麼？……虛僞……懦怯……明天決計去當掉牠…………但是，當掉牠究竟有取贖的日子沒有呢？……還不是和賣了一樣，倒不如乾脆賣了牠，還可以多得幾塊錢呵！橫豎對不住她了！——

第二天的下午，他一個人偷偷地跑出來，直往着以繁華有名T馬路的金珠店裏，去賣他的戒指，他如夢遊一般的走着，他憶起了他和她別時那一夜的情況，一種難堪的苦痛籠罩在心頭，他自己替他自己譬解着；但等到他望見並排巍然聳立的那幾家首飾店的招牌時，他又有些猶疑了。

——我真的就這樣賣掉了牠麼？千里的相思，我竟不能保留下一個小物件麼？我竟蔑棄我們臨別時的紀念麼？唉！晴雲！晴雲！我怎麼能對得住你！——

他有一些悔意了，他希望將這個小物件保留下一直到他死，無論如何，良心上似乎總不應該賣掉這個東西。他心裏雖然這樣想着，脚下却仍舊按照着預定的目的一直向前走，到了第一家金珠店的門首了，他望見櫃台前面正有幾個服裝華麗的男男女女在那裏購買東西，他從左手上將戒指褪下來握在右手裏，他想鼓起勇氣走進去，但是不知道一種什麼心理壓迫着他，他竟從店門口走過了。

他頗有點恨自己的行爲，以爲第二家無論如何是要進去的了！但是第二家第三家，就這樣一直走過了好幾家的門口，直等到前面的建築物已是另外一個性質的時候，他十二分的追悔了。他心裏痛恨他自己，毅然轉過身來回頭急走，三腳兩步跳進一家金珠店的門，剛一進門，他的勇氣又消失了！

站在櫃檯裏面的夥計，很奇異的看了他一眼，把他亂髮蓬蓬的頭，破舊的夏布長衫，穿了兩個洞的鞋子，從頭上看到脚下，立刻現出一幅鄙夷不屑

的面孔，他如被冷水當頭澆了一下，幾乎想要退出門去，但是兩隻腳却仍舊把他帶向櫃檯前面。

『你們這兒收買舊金麼？』他畏怯地低低的問，同時揚起他手中的戒指，那邊有一個裝束得很時髦的女子，正在揀選什麼。好像已聽見他的話，斜過眼來釘了他一下，他覺着這一種難堪的羞辱，但他不得不仰面去看他那夥計的神色。

那夥計先不言語，將戒指接過手細細看了一下，『要的』，簡單的兩個字才從他的口中迸出。

『怎麼算？』

那夥計將戒指拿過去秤了一下，在櫃檯上面擺着的算盤上，撥了幾撥才開口說：

『八塊八角六。』

『現在金價是幾換？』

『這是九成金，』漠然的回答。

『就算九塊可以嗎？』他懦怯的問。

那夥計搖搖頭走到那裏面去了，他感覺着有一種走出的必要，拿着戒指低下頭走出去。當然這